

【清】吳英撰 李祖基 點校

行間紀遇

清威略將軍吳英事略



廈門大學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國家一級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清】吳英撰 李祖基點校

行間紀遇  
清威略將軍吳英事略



廈門大學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國家一級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间纪遇·清威略将军吴英事略/李祖基点校.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615-5841-6

I. ①行… II. ①李… III. ①吴英(1637~1712)—回忆录②吴英(1637~1712)—人物研究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9667 号

---

出版人 蒋东明

责任编辑 高 健

装帧设计 李嘉彬

责任印制 许克华

---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253(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ress@126.com](mailto:xmupress@126.com)

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8.75

插页 2

字数 28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70.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 前言

吳英，字爲高，號愧能。<sup>〔一〕</sup>其先泉州人，後入籍莆田。康熙二年，以平金、廈功，授都司。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英爲浙江提標左營遊擊，參與平亂。水陸數十戰，身先士卒，戰功卓著，累遷提標中軍參將、處州副將。十七年，隨浙江提督石調聲統兵入閩援剿，屢出奇兵，敗明鄭軍隊於陳三壩、觀音山、江東橋，所向披靡。十八年，擢同安總兵，隨率師復平金、廈，尋移鎮興化。二十二年，施琅率師平臺，英統陸師爲副，誓眾登舟，在澎湖海戰中，立下赫赫戰功。鄭氏既降，施琅班師，吳英留台鎮守一年有餘，平定明鄭殘餘勢力動亂，爲臺灣順利收歸大清版圖作出了貢獻。次年，凱旋入覲，康熙皇帝溫旨褒嘉，賜鞍馬衣袍，調任浙江舟山。甫閱月，擢四川提督，凡十一年。三十五年，又以閩海巖疆，非宿將莫能鎮壓，調英任福建陸路提督，旋改水師提督。殫力經畫，凡關國計民生者無不悉力舉行。在任期間，康熙皇帝閱視河工，數度南巡，吳英三赴江南接駕隨扈。康熙帝御書「作萬人敵」匾額以賜，復加授「威略將軍」，優以世職。請老，不許。五十一年，卒于任，贈太子少保。

關於吳英所撰自傳體著作《行間紀遇》，最早見於李光地的《吳將軍行間紀遇後序》，在序中，李光地稱吳英參與平臺之後，「天子嘉悅公功，晝接殷優，賜賚重疊。以東南既靖，俾帥於西。控馭巴巒，夷民帖服。既又以濱海重任，非公不可。水陸二閫，公歷專之。恭遇山海清謐，九重以江淮氓庶爲憂，間歲南巡，察視河務。公與南服制、撫朝覲行宮，恩禮便蕃，彌加於昔。公於是感眷顧之隆，循平

〔一〕 又作「愧能」。

生之蹟，以暇日記憶成編，題曰：『行間紀遇』。<sup>〔一〕</sup>此後，在由李紱代撰的《威略將軍福建水師提督吳公英墓誌銘》也說：吳英『持身寬厚謹恪，官於家門，不縱不苛，鄉人久安焉。待族姻朋好，有恩禮。雖勳高爵大，異於古名將怙侈驕暴者；故能以功名終。著《行間紀遇》一編，所錄皆實；余嘗序而行之。』<sup>〔二〕</sup>另，《泉州府志》吳英傳中也提到：『英少孤，家極貧。母有賢德，訓之至嚴。容貌豐偉，長眼美髯。經數十戰，未嘗被創。著有《行間紀遇》一部。』<sup>〔三〕</sup>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行間紀遇》一書久遭湮沒，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李鴻彬教授才看到《行間紀遇》的手抄本，其中有篇《施琅進攻臺灣事》，全文六千餘字。李鴻彬教授據此撰寫了《施琅與吳英——兼論澎湖海戰》的論文，分『兩督不和，三邀吳英』、『分析形勢，出謀獻策』、『澎湖海戰、清勝鄭敗』及『禁開殺戒，爭取鄭氏』等四個部分，對該篇的內容作了介紹與評論。<sup>〔四〕</sup>可惜此後不久，《行間紀遇》一書又遭湮沒。據泉州市歷史研究會副會長吳幼雄教授介紹，在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間，廈門大學歷史系的施偉青教授爲了尋找《行間紀遇》，『曾三次赴北京，先找人民大學李鴻彬教授，可惜李教授已仙逝；又三次赴北京圖書館，要求借閱《行間紀遇》一書，遺憾的是均被婉言謝絕。而全國圖書館只有北京圖書館存有吳英著作——《行間紀遇》』。<sup>〔五〕</sup>

〔一〕 李光地：《吳將軍行間紀遇後序》，《榕村集》卷十三，見《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一三三四冊，第七〇五—七〇六頁。

〔二〕 李紱：《威略將軍福建水師提督吳公英墓誌銘》（代李安溪），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二〇種《碑傳選集》，第二七〇—二七四頁。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六，『動績·國朝動績』。

〔三〕 李鴻彬：《施琅與吳英——兼論澎湖海戰》，論文集編委會：《商鴻達教授逝世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二二五—二三〇頁。

〔四〕 吳幼雄主編：《吳英研究》，香港風雅圖書出版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二頁。

二〇〇九年初，莆田定莊吳英後裔到泉州、晉江、廈門、成都等地進行尋親活動。民革福建省委、莆田市政協等開展「吳英涉臺文物保護與文化研究」；民革莆田市委舉辦「定莊文化暨吳英涉臺文化聯誼會」。同年十月，菲律賓延陵吳氏宗親總會和晉江市歷史文化研究總會聯合出版章回文學作品《威略將軍傳》一書（由中國國民黨名譽主席吳伯雄題寫書名），用意是彌補志書之不足。這樣，「一場由海峽兩岸、海外華僑、華人廣泛參與的吳英文化研究與文物保護活動正式拉開序幕」。<sup>〔一〕</sup>伴隨著上述一系列活動的開展，對吳英這一歷史人物的研究，似乎也漸漸開始熱絡起來。

二〇一〇年，泉州市社會科學聯合會、泉州歷史研究會以及泉州吳氏大祠堂管理委員會在泉州聯合舉辦「吳英研究學術研討會」，而對於吳英所著《行間紀遇》一書的尋覓，理所當然也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會議主辦單位「經多方努力，擬求得《行間紀遇》，以「嚮」饗學者，以增勝吳英學術研討會」。<sup>〔二〕</sup>為此，吳幼雄教授還專程再赴北京，但最終仍困難重重，無功而返。所以，當年出席「吳英研究學術研討會」的所有學者中，竟無一人看過吳英的《行間紀遇》。儘管如此，作為研討會主要籌辦人員之一的吳幼雄教授仍表示「不放棄努力，更希望能以「附錄」形式把吳英著《行間紀遇》載入本論文集裡，以實現泉州，乃至閩南、福建和臺灣學者的夙願」。<sup>〔三〕</sup>雖然，在其後出版的《吳英研究》論文集中，我們並未見到《行間紀遇》的蹤跡，閩臺學者的夙願最終也未能實現，但吳幼雄教授等對學術研究的執着精神與付出，仍然令人敬佩！

新史料的發掘和利用是史學研究創新的主要內容之一。筆者長期從事臺灣史的研究，近年來也兼做一些臺灣地方歷史文獻的發掘和整理工作，對於吳英所著《行間紀遇》一書的尋覓也一直關注，只不過

〔一〕 吳幼雄主編：《吳英研究》，香港風雅圖書出版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二頁。

〔二〕 吳幼雄：《編後記》，《吳英研究》，香港風雅圖書出版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二〇八頁。

〔三〕 吳幼雄：《編後記》，《吳英研究》，香港風雅圖書出版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二〇八頁。

與施偉青和吳幼雄兩位教授相比，我的運氣比較好一點罷了。通過全國高校古文獻資料庫檢索系統，我比較順利地找到了吳英《行間紀遇》的館藏地，並在北京文津街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順利看到這部令許多學者魂牽夢繞的所謂的「存世孤本」。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所藏的《行間紀遇》為抄本，登錄題名誤為《行閑紀遇》，一冊，線裝。書高三十二點六厘米，寬二十厘米，白紙楷書抄寫，極為工整。封面無書名題簽。書中李光地序文第一頁右下方鈐有「國立北平圖書館珍藏」篆字朱文方章一枚以及用黑筆描畫的「莆田劉氏韻石藏書記」篆字方章一枚。陳遷鶴的序文第一頁右下方也有用黑筆描畫的「劉鳴璫字韻石」篆字方章一枚，吳英自序的第一頁右下方亦有用黑筆描畫的「劉鳴璫印」及「韻石」篆字方章各一枚。在古籍館的電腦上還可以查到《行間紀遇》一書的更詳細的登錄信息：「九行十九字雙行同，抄自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重刻本，有朱筆校字。」<sup>〔二〕</sup>以上信息說明該書原來是入藏于北平圖書館的，時間应在民國年間（一九二一—一九四九）；而且，該書是抄自福建省莆田人劉鳴璫所藏的刻本的。莆田為筆者故鄉，或許循「劉鳴璫字韻石」這條線索可以找到《行間紀遇》的刻本，想到此，心情不覺為之一振。之後，我諮詢了莆田文史界的相關人士與朋友，最近承蒙莆田學院劉福鑄教授告知，劉韻石為莆田白沙人，清光緒秀才，後遷居城內，民國時曾任省立十中（今莆田市第一中學前身）教員，曾參加壺社詩社。可是由於年代已久，世事變遷，劉氏後人已難尋找，且又經過「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的浩劫，該書存世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

『山重水覆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當我為這一寶貴的線索中斷而一籌莫展之時，幸運之神又再次眷顧。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另一個地方——北京大學圖書館古文獻資料庫找到了尋覓已久的

〔二〕這裡「九行十九字」，乃指每頁九行，每行十九字。經筆者計算，每行只有十八字，所謂十九字是錯的。

《行間紀遇》刻本。該刻本為線裝，書高二十五點四厘米，寬十六點一厘米；版高二十一厘米，寬十三厘米，封面上的書名題簽已經脫落，僅留痕跡，旁邊有毛筆豎寫「威略將軍吳」字樣。扉頁中間豎排「行間紀遇」四個大字，右上有「道光丙午重鐫」六個小字，左下有「燕翼詒謀堂藏版」七個小字。<sup>〔一〕</sup>

丙午為道光二十六年，即一八四六年。<sup>〔二〕</sup>該刻本共有四冊，每冊首頁的右下方均鈐有「燕京大學圖書館珍藏」篆字朱文方章，可知該書原來是入藏於燕京大學圖書館的，時間應在一九一六至一九五二年之間。第一冊收有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李光地、左春坊左庶子掌坊事兼翰林院侍讀陳遷鶴以及福建泉州府海防同知黃澍所撰寫的三篇序文。正文六卷分裝三冊。卷之一前有吳英自撰的序文一篇，署名為「威略將軍仍管福建水師提督事務世襲阿達哈哈番吳英」，落款時間為康熙四十七年，與前面三篇序文的落款時間「康熙戊子」為同一年。可知《行間紀遇》最初刊行的時間約為康熙四十七年。而筆者看到的《行間紀遇》，為道光年間的重刻本，書末有吳英元孫儒珍于道光乙巳夏六月所撰寫的重刻說明：

先少保公起家軍旅，奮迹偏裨。當耿藩叛亂之日，由閩趨浙，勢極猖獗。出九死一生之計，搗其無備，攻其必救。不避險阻，屢瀕於危。用能摧曾養性十數萬獷悍無前之眾，釋台、處二郡之圍，平浙東門庭之寇。迨耿逆既降，鄭孽猶熾。復隨大軍入閩，恢復金、廈二島。後乃佐施將軍乘夏令南風，用舟師破澎湖，遂受臺灣降。海波安貼，勳績赫奕。膺聖祖仁皇帝寵眷，三任總兵，用為四川提督，復用為福建水師提督，先後凡二十八年。晚歲扈駕蘇門，授『威略將軍』。恩遇之隆，在漢人中為罕覯。

是書其紀遇之作也。日久版蠹書佚，先府君心峴在日搜求，不獲見。儒珍亦屢尋之。今儒珍年

〔一〕「燕翼詒謀」是康熙皇帝賜予吳英祖父祠堂的御書匾額。吳英後來雖然入籍莆田，但其原籍泉州晉江，其祖父祠堂在晉江是無庸置疑的，所以北京大學圖書館登錄該書的出版資訊為「晉江吳氏刻本」是正確的。

〔二〕北京大學圖書館登錄時誤將出版時間錄為「清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



八十矣，始聞水南拔貢生陳君陶亭得於殘書之中，急修柬往求，久乃見寄，宛然全帙，惟字畫間有殘缺。急為校對，重抄付梓，爰識顛末，俾世世子孫之知所寶貴云。

《行間紀遇》，顧名思義，為吳英軍旅生涯的回憶錄。<sup>[1]</sup>記載吳英自康熙二年以將材領兵，隨大師克平金、廈，功授都司起，至四十七年接奉諭旨命照舊供職水師提督止，共約四十五年間經歷之事。與施琅的《靖海紀事》一樣，雖然《行間紀遇》也存在某些自我溢美之辭，但書中所載的諸多史實都可以從《清實錄》、《康熙起居注》、相關官員的奏摺（如李之芳的《李文襄公奏疏》）、文集（如楊捷的《平閩記》）以及史書（如江日昇的《臺灣外記》）中得到印證。李光地《威略將軍福建水師提督吳公

「按：《行間紀遇》中的「行」，應讀作[háng]，而不能讀作[xíng]。古代軍隊編制，以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行。「行間」即「軍中」的意思。其實在歷史文獻中，「行間」一詞十分常見。如施琅《密陳專征疏》中稱：「臣之鯁鯁，謂督臣宜駐廈門，居中節制，別有調遣，臣得專統前進。行間將士知有督臣後趙糧運策應，則糧無匱乏之患，兵有爭先之勇。壯志勝於數萬甲兵」；在《飛報大捷疏》中又稱：「臣奉有欽頒功罪格例，賞罰期必嚴明。行間將士，首先衝鋒破敵，自當題敘。如逡巡不前，法豈容寬，必宜分別依格究處……」李光地所撰《威略將軍福建水師提督吳公英墓誌銘》中也稱：「公在行間，或間公閩人，不可信；提督塞公獨深契之，授公左營遊擊。」康熙皇帝在諭旨中曾多次提到「吳英效力行間年久，沿海水師營務，極其諳練」；吳英「行間宣力四十餘年，所至累建功績」，等等。在涉及《行間紀遇》書名的問題，吳幼雄在其主編的《吳英研究》一書中說：「大學士李光地在《吳將軍行間紀遇·後序》裡，對該書命名的緣起，作詳細的詮釋。他說：「昔公於是感眷顧之隆，循平生之蹟，以暇日記憶成編，題曰：《行間紀遇》。」這裡李光地以「感眷顧之隆」，點出吳英著《行間紀遇》的動機，又以「以暇日記憶成編」，點出「暇日」憑記憶成書。所謂「暇日」，即「閒日」。是故，應作《行間紀遇》」。吳幼雄對李光地的《吳將軍行間紀遇·後序》所注的出處是「《四庫全書》，李光地《榕村全集》卷十三，序四」，然而，經筆者查對《四庫全書》，發現李光地序文中的《行間紀遇》均是作「間」字，而非如吳幼雄所說作「閒」字。證諸上述引文中對「行間」一詞的用法，可知吳幼雄將《行間紀遇》中的「閒」字，作「暇日」，即閑暇來理解，是錯誤的。實際上，在道光二十六年重刻本中，除了扉頁中作「行間紀遇」外，在內文中其他地方均寫作《行間紀遇》。國家圖書館古籍館不察，在登錄中又進一步將《行間紀遇》訛誤為《行閑紀遇》，更是一個低級的錯誤。

英墓誌銘》稱：「《行間紀遇》一編，所錄皆實，余嘗序而行之」，就是對《行間紀遇》一書的最好評價。尤其是該書中保存了吳英作為施琅副手，統領陸師，參與平臺戰役的若干鮮為人知的資料，具有較高的價值。將這些資料與施琅《靖海紀事》中的相關記載進行比對、印證，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視野，更加全面地來認識和瞭解這段歷史，從而將這段歷史的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這也是我們今天發掘整理出版《行間紀遇》另一層意義。

《清威略將軍吳英事略》是繼《行間紀遇》之後，吳英撰寫的另一部自傳體著作，該書為抄本，白紙抄寫，一冊，線裝，現藏廈門市圖書館，登錄書名為《吳英事略》，典藏號：六〇二七〇九四。藍色封面，上題簽「清威署將軍吳英事略」，封面及扉頁上均無作者署名。封面右上方及扉頁左下方各鈐有「廈門市文獻委員會圖章」朱文方章一枚。由於保存不善，該書已有蟲蛀痕跡，所幸尚不影響到閱讀。根據筆跡判斷，該抄本應為四人合作共同抄寫完成。一九三五年，廈門市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曾將《清威略將軍吳英事略》中有關平臺、平耿精忠的部分內容摘出，分三次發表在《廈門圖書館聲》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第三卷第三、四期合刊，第三卷第五、六期合刊的《雜俎》欄目中，並加了按語，稱：「吳英將軍，為施琅部下名將，平臺之役，最為出力，其生平事略，詳載專冊，並無印本，本館特覓抄藏，錄其關於平耿精忠事件，以供歷史文學家之參考。」廈門市圖書館創辦於一九一九年，所以，該書抄寫、入藏於廈門市圖書館的時間，應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五年之間。

《清威略將軍吳英事略》無題跋序文，亦無卷次、頁碼和目錄，全書由六十一篇文章組成。行文簡潔流暢，敘事清晰。除了第三十篇「乘夜到楊梅灘殺賊」的標題為八字之外，其餘每篇均冠有六字的小標題。其所記的時間，始自吳英出生的明崇禎丁丑年（一六三七），迄至康熙辛卯年（一七一），也就是吳英去世的前一年，時間跨度達七十四年，比《行間紀遇》一書更長。其內容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一）童年及青年時期之回憶；（二）軍旅生涯之記載；（三）修建墳塋、子輩中舉以及起蓋府第，購

置田產等家庭私事之記載。雖然該書篇幅不多，但保存了若干《行間紀遇》所沒有的資料，特別是吳英青少年時期的資料，對於瞭解、研究吳英的身世、成長過程以及探尋吳英的相關史跡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本次整理在資料收集過程中，得到北京大學歷史系徐萬民教授、臧運祜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王政堯教授以及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陳忠純副教授等人的鼎力相助，中華吳氏宗親總會秘書長吳謹程先生寄贈《吳英研究》論文集，我的兩位學生李姝碩士和李新元碩士也為資料的複製奔波出力，謹借此機會，一併致以衷心感謝！

因點校者學識所限，書中不當及錯誤之處，尚祈讀者批評指正。

李祖基

二〇一五年四月

于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

# 點校凡例

一、本次整理以北京大學圖書館古文獻資料庫所藏《行間紀遇》道光二十六年刻本及廈門市圖書館所藏《清威略將軍吳英事略》抄本為底本，加上標點，用繁體字豎排，並加上一些必要的注釋。

二、原書中提到「皇上」、「聖駕」、「御書」、「奉旨」、「王」及「先大夫」、「先太夫人」、「慈訓」等時有另起一行，擡頭頂格，或空一格等格式，現一律取消，按現在正常的書寫格式編排。

三、原文中的雙行小字，用楷體排版，以示區別。

四、原文中的錯字、訛字，用「」標出，在後面直接予以改正。

五、原文無分段，點校中對原文酌分段落，以方便閱讀。

六、《清威略將軍吳英事略》抄本中各篇文章的排序有明顯的錯亂（參見附錄拙文《〈清威略將軍吳英事略〉——版本、內容與問題》），現經核查比對，按正確的順序重新排列。

七、《清威略將軍吳英事略》抄本原全部採用干支紀年，現在干支紀年之後加注康熙編年紀年及公元紀年，以便查對。

八、為方便對吳英這一歷史人物的研究，本書將與吳英有關的若干史料，如《南天禪寺碑記》、《吳英招徠外商令牌》、《吳英墓誌銘》、方志中的吳英傳以及若干研究文章作為附錄，收入本書，以供參考。

九、原文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不作改動。

# 總目錄

- 001 行間紀遇
- 099 清威略將軍吳英事略
- 145 附錄
- 147 南天禪寺碑記
- 149 令牌
- 150 威略將軍吳英奏報鄭盡心已獲並地方雨水糧價摺
- 151 威略將軍吳英奏報福建雨水田禾情形摺
- 152 詩一首
- 154 威略將軍福建水師提督吳公英墓誌銘（代李安溪）
- 158 平臺記
- 160 《清耆獻類徵選編》吳英傳
- 163 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吳英傳
- 166 《莆田縣志》吳英傳

168 康熙朝威略將軍福建水師提督吳英招徠外商令牌

173 《清威略將軍吳英事略》研究

——版本、內容與問題

191 清威略將軍吳英事略（據廈門市圖書館藏鈔本影印）

【清】吳英撰

行  
間  
紀  
遇

李祖基  
點校





道光丙午重鐫

# 行間紀遇

燕翼詒謀堂藏版